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
第十二回 小進士扮貨郎巧遇大團圓 老宰相親送女于飛雙合卺

話說素娥回到房中，暗暗哭了一番。因想道：「我與吉郎，三載夫妻，誓同生死。設若再來相強，必以死報之。這死不足為願，只是今日這個貨郎，又係蘇州人，又稱吉姓，又合乳名，年紀又相彷彿，怎不叫我動心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我公公雖然年老，當時也是個秀才，我丈夫也是個名士。就是我投河身死，易任雖然作惡，諒不敢致我丈夫死地，決無此理。」又想道：「既無此理，為何吉郎絕無音耗？或者他是讀書人，出門不便，故此叫蘭生刻紅印來做貨郎找尋，也不可。只是我房屋深遠，不便輕出見人，怎能夠問他一個明白？再不然托他寄個信去也好。」因此，想念丈夫兒子，不勝心酸痛苦。已是五更時候，只得上牀，朦朦朧朧，早已天明。欲待起來，只覺頭眩目搖，精神散失，奄奄欲睡。直到飯後，孺人曉得，連忙入房看視。一面請醫切脈，說是六情鬱結所致。孺人只得勸解道：「此乃想念，思慮太過，以致如此。須索開懷，管教你好事在即。」素娥听了，更不耐煩，側身向內。汪孺人正欲開言，忽聽外面使女僕婦來報，說道：「狀元老爺來家了，請孺人拜見。」孺人對素娥說道：「原來你哥哥今日榮歸，我且出去。」素娥點頭應允。正是：

早知尋舊侶，何必苦推辭。

汪孺人到了自己房中，使女又來請道：「狀元老爺已同太爺在後廳，立請夫人拜見。」汪孺人隨即走出廳來。汪萬鍾見了，忙移椅中間，請汪百萬與孺人同坐上面，然後拜，說道：「不肖多蒙義父母周全，只因王事，有缺甘旨，乞恕疏遠之罪。」汪孺人此時初見，不好遽然居母之尊，只得說道：「狀元遠來，不消行此大禮，日後再行罷。」汪萬鍾早已拜完，因問道：「哥哥仙逝，雖於叔嫂不相聞問，但不肖初來，卻應相見，乞母親傳示。」汪孺人道：「這是狀元美意，無奈兒媳無福，已於前月辭世。閨中只有你妹子，宜使出來拜見。昨日偶沾疾患，故此不便使他出來。」汪萬鍾道：「原來有位妹子。」汪孺人正欲開言，早有府縣官員聞知，俱來拜賀。汪萬鍾走出迎接。各官之後，就是親戚，以及鄉黨。自此終日備酒慶賀，忙亂不了。

一日，乘空之際，汪孺人與百萬暗暗商議了一番。到了這日，大開筵宴，廳中垂設珠簾，分了內外。外面是男席，裡面是女席，席面甚是齊整。你道為甚緣故？原來汪百萬與孺人弄出這條計策。外席是府官縣官，以及族中尊長，俱已囑托，要做強美，硬保撮合汪萬鍾與素娥成親。裡面幾席，是族中一班內眷，囑托他做月老冰人，牽合素娥與汪萬鍾婚配。一一齊備。到了下午，早已官長來齊，不一時，廳前奏樂，堂上張筵。汪百萬與萬鍾先定了府尊縣尊，以次族長，然後坐定。酒過數巡，府尊吩咐樂人暫止。因出位與萬鍾重新施禮，道：「今日恭喜狀元，賀喜狀元。」汪萬鍾聽了，連忙回禮道：「學生初來，已蒙老父母作賀久矣，不知老父母今日為何又有此贅禮？」

府尊笑嘻嘻說道：「學生謬叨職守，前日慶賀，分之所宜，公也。今日趨承，義不可卻，私也。既公之有賀於前，寧不有私賀於後。此所謂公私兩盡也。今學生之私賀狀元者，只聞狀元失偶，尚乏承歡。學生今日雖非風流太守，卻喜善於媒灼。今室中有女，實係新寡文君。東翁已坦腹東牀久矣。望乞俯從，休辜盛意。」汪萬鍾聽了府尊這些不明不白、無頭無緒話，一時摸不著頭腦，又聽到後面說室中新寡文君，又是甚麼東翁，不知又是何人竟要與他媒，一時又不好拾白，只得深深打一躬道：「學生蒙公祖大人見諭，總不明白。但學生苦衷，向來難以告人。失室之亡，實由學生孤寒，不能庇一妻子，一旦為強徒殞命。學生雖處顛沛中，無一刻敢忘而失其義。幸叨一第，遊街之日，而首相之亡，彩球拋得中，學生堅執不從，致觸首相之怒，授兵剿賊，以為必無生還。幸叨聖上之福，蒼生之幸，得血戰以奠安，朝野俱知。今准請假，實係尋親養親，以盡孝念。非敢昧心，以續家室之好也。乞公祖大人見諒，使學生不作名教中之罪人則幸矣。」府尊又笑道：「天下事，經者事之常，權者事之變，雖古聖賢，亦有處權之道。權乃合於禮者也。我今做媒，不是別姓，即令尊太翁之義女，賢而且淑。今太翁長子寡婦，俱相繼去世。且有此義女得事狀元，豈非一家和美。將來麟趾，繼續箕裘。今乃吉日良時，共偕伉儷之歡，永效關雎之樂，勿負太翁尊堂愛子之念，幸即允從。」汪萬鍾只是苦口極力推辭。

此時，簾內婦女，已是攏攏哄哄，請了素娥出來。素娥不知是計，只得勉強入席。到了席間，不是你誇獎狀元才高，就是我稱說狀元富貴。有的說姑娘若嫁了他，就是一位一品夫人了。有的說，我今就與姑娘作媒，今夜成親。就絮聒得素娥氣一回，分說一回，口口一回。正在沒法之時，意欲推辭走入。忽聽見外面停樂，細聽府尊也是要與狀元為媒。一時急欲尋死。忽聽見狀元開口，聲音甚熟。只得立住，口口口口遂顧不得眾親戚，忙走近簾前，細細看明，不禁大聲道：「吉郎，吉郎，快上來，你妻子素娥在此。」汪萬鍾正向府尊推辭，忽聽見簾內連聲「妻子素娥在此」，遂顧不得府尊，急上前挑簾一看，果真是妻子素娥，不勝大驚大喜道：「真耶，夢耶？果是素娥耶？緣何在此相遇耶？」遂與素娥抱頭哭泣，各訴別後苦境。直聽得眾人人人心酸，又見夫妻相會，又人人替他歡喜。

汪萬鍾與素娥正訴說不了，忽堂前發起喊來。有一人在廳中高叫道：「汪年兄，汪年兄，你在此成親，小弟也來吃杯喜酒。」眾人忽見這個後生走入，瘋瘋顛顛，不知迴避，忙來趕逐，打他出來。怎奈他年小聲高，又與府尊縣尊只是拱手道：「小弟特來奉陪兩位老先生。」汪萬鍾在簾後聽明，連忙走出，定睛將那人一看，這人也將汪萬鍾一看：「你是同行尋親的周孝呀，為何穿戴了紗帽圓領起來？」汪萬鍾笑道：「你是卞興祖，為何到此？你的父親可曾尋著了？」卞興祖道：「若是尋著，也不到這邊來了。父母尋不著，倒尋著了祖父母了。只那日到家進去，我的叔父已接了父母住在裡面。我是不識面的，祖父母如何認得。及至細問緣故，拜見之後出來尋你，你竟去了。」汪萬鍾道：「可喜你尋見了祖父母了。我一向倒也不曾細問得你，你尋的父母姓甚名誰？又因何失散？你方才叫汪萬鍾是年兄，這年兄是從那裡稱起？」卞興祖聽了，哈哈大笑，將竹籠棄擲在地道：「我不說你那裡知道。就請了汪年兄出來，也認不得我。因他不肯招贅相府，被他關禁，以後奉旨征剿，故此不曾面識。我是臨了背榜的一個小進士。誰知當日做了背榜進士，一旦辭朝請旨尋親，今又做了背竹籠的貨郎。我尋的父親叫做吉夢龍字扶雲，母親易氏素娥。你今在此，這般打扮，莫非穿分行頭扮甚腳色做甚戲麼？也使我看幾出，吃杯酒兒。」汪萬鍾聽了大驚道：「你尋著的祖父母諱甚麼？」卞興祖道：「祖父諱存仁，祖母張氏。」

汪萬鍾聽了，一時大喜道：「原來你的祖父母，就是我的親父母。我與素娥就是你的就父母了。我就是吉扶雲名夢龍，改了姓汪名萬鍾。當日相遇，又改了周孝。我也疑心你的名字曾在那裡看見過，一時存想不起，誰知竟是我親生的兒子蘭生。只是你怎能個尋到此？」卞興祖聽了，不禁大歡大喜道：「原來也是改了姓名。當日相遇，覷面不識。孩兒向來只知道有父，不知有母，及拜認了祖父母，方使孩兒找尋母親。又虧得神靈，指點我地方姓氏。到此再訪不出，因知狀元是孩兒同年，得他做個地主，托他為孩兒訪問。因見今日請客，故此進來尋他，誰知狀元就是孩兒的父親。」

此時簾內已有眾使女看見了，俱說賣蘇貨的貨郎，怎敢大膽到此討酒吃，豈不是件奇事。素娥忙定睛細看，又聽見說出緣故，竟是親生的兒子蘭生。一時悲喜交集，也顧不得廳上官長，遂走出簾來，叫一聲「親兒蘭生，你母親在此。」汪萬鍾道：「這就是你母親了。」卞興祖忽聽見又有了母親，真乃喜從天降，叫一聲：「母親呀，孩兒尋得好苦！」遂道：「恐怕難尋，只得做了貨郎，又恐錯過，故此刻了乳名小印，好使見者自知。不期今日見父，又得見母，怎不叫孩兒喜歡！」素娥道：「難得孩兒這般苦心，可謂極矣。我因見了紅印之後，日夜思念，不能一見細問。誰知果是我的兒子，真僥倖也。」

汪百萬已使人捧過風冠霞帔，烏紗圓領，與他母子穿戴起來。卞興祖一手扯父，一手扯母，並立廳中，納頭拜說道：「不肖兒生長一十八年，未識生身父母。每念劬勞，號天飲泣。今日真感天地之恩，神靈之佑也。」遂將廟內夢中之事，細細述知。拜完起來，汪萬鍾使他拜了汪百萬、孺人，然後與各官族長一一見過，府尊縣尊各各稱羨，拜賀道：「狀元夫妻父子，一旦相逢，各遂生

平，享天倫之樂趣，可謂至盡矣，無以加矣，本府亦有榮施矣，敢不拜賀。」

此時，尚未說完，忽又門上人慌慌忙忙進來報說：「快擺香案，請狀元老爺接旨，並迎接何太師老爺，不久到門。」汪萬鍾聽見旨到，一面更衣，一面使人打掃廳堂。眾客與各官入內暫避。只不知何太師到來是何緣故。

原來這何太師，當日只因汪萬鍾不肯就婚，將他奏准領兵，使他曉得宰相可以擅作威福，要他知悔，應允親事。不期汪萬鍾不知悔，竟自歡歡喜喜，蕩平餘孽，又下海成功。及至回朝，要托委曲周全，以完彩樓一案。又誰知汪萬鍾已奏准尋親養親，急急辭朝而歸。想了一想，無可奈何，只得細細奏知天子。天子道：「汪萬鍾可謂忠孝節義俱全矣。朕今使他無礙於禮，以完卿父女之意。」遂降旨一道，又賜金蓮寶炬，以及錦繡千端，使何用親自送女與汪狀元成親。故此太師與小姐同了天使，一路出京，與汪萬鍾也不通報。他今日排執事，先遣人報知，汪萬鍾遠接到廳朗讀道：

朕聞：為國宜忠，為子宜孝，為夫宜義。此乃萬古綱常不可移易者也。今汪萬鍾自登廊廟，即殲兇惡，為國誠忠。久缺甘旨，即辭歸養，為子誠孝。敬守節義，不就相婚，為夫誠義。朕今念爾前妻已逝，內乏蘋蘩，曠夫再見。相女既中彩球，若不成婚，實稱怨女。以曠夫怨女非聖世所宜，今遣相臣，親送女成婚，以彰盛世。欽哉謝恩。

讀罷，謝恩畢，後堂長官、親戚，以及孺人、素娥方知就裡。汪萬鍾尚欲不願，當不得眾人勸勉，又當不得素娥力勸道：「郎君敦義，妾已盡知。俾妾非妒婦，抑且君命難違，幸郎君萬勿以妒婦視妾則妾誠幸矣。」汪萬鍾方才聽允。

一面迎接太師，汪百萬一面收拾旁廳，與太師、小姐安歇。汪萬鍾即同卞興祖到揚州，接了父母來家，擇日成親。

這番熱鬧，是天子主婚，宰相下嫁，地方官員往來贊襄。人間富貴，未有如此之盛也。成親之後，易素娥事事謙和，何友鸞樣樣謹厚，閨中二人，只以姐妹相稱呼，並無大小彼此之分。到滿月，長官親朋慶賀。大開筵席。外面男席是何太師居首，以及各官。內裡女席，汪姓女戚。談到中間，汪萬鍾方將大和尚靜玄所贈偈言，一一念出，大家聽了，俱稱奇異道：「原來狀元改姓更名、掃平妖寇、父子重逢、祖孫會合、口口斷婚，事皆前定，絲毫不爽，將來榮貴，正未可量。」汪萬鍾道：「我今名已揚矣，親已顯矣，宜躬耕南畝，以養親為事，志願畢矣。若不知機，惟求利祿，誠恐將來邦覆家傾，悔已遲矣。」眾人聽了，甚是驚異，忙問道：「目今雖是流寇縱橫，國家尚在全盛，朝不乏人，自當殲滅。狀元方才說到『邦覆家傾，悔已遲矣』，狀元心中必有定識，萬望賜教。」汪萬鍾道：「學生豈是定識，止不過當年曾讀異書，知些天意，驗些風云耳。大約不出十年，定有應運新君治世。此時天機，豈敢亂傳。各宜謹記學生之言可也。」眾人聽了，盡皆點頭。正要再問，忽又報：「天使到來。」

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吉夢桂。當日選了山西平陽府理刑，為官清正，三年之內，欽取進京，遂升了科道，始知汪萬鍾就是親兄吉夢龍，更名的卞興祖，就是姪兒。俱是請旨尋親，今已尋著，在家養親；又知嫂嫂尚在。他遂上了一本，請替他二人複姓，朝廷特賜詔書，一進蟒袍玉帶、鳳冠霞帔、旌旗門閭，就著吉夢桂頒旨回家。不日報到，合家歡欣迎接。接到廳中，宣讀道：

皇帝詔曰：朕聞文足安邦，武堪定國。咨爾大元帥汪萬鍾，匡扶社稷，重整山河，精忠不朽，義氣可嘉。奏揆所由，知其本姓吉氏，原名夢龍，相應仍賜歸宗，加封忠義侯。其父吉存仁，教子有方，加封禮義侯。其母張氏，加贈一品夫人。正妻易氏，節操可風，加贈節義夫人。次妻何氏，賢淑不論，加贈一品夫人。卞興祖實係夢龍親子，亦賜歸宗。棄職尋父，孝行可嘉，封為孝義伯。弟夢桂，清廉正直，封為正義伯。妻蔣氏，封二品夫人。其汪百萬，培植成名，仁愛可嘉，亦封七品之職，冠帶榮身。其妻吳氏，仁慈救溺，亦賜夫人。一門忠孝節義，濟美後光，各予紫誥，以榮門閭。欽哉，謝恩。

大家謝恩已畢，真乃一門三貴，父子兄弟同科。堂上雙親，齊慶八十。卞興祖因感天曹猛將顯靈托夢之事，即使人鳩工，廟宇煥然一新。何用深思汪萬鍾之言，遂告者致仕，依傍小姐，以樂餘生。

一日，吉扶雲與素娥，說起易任之子流落從軍，犯罪有死。其女為娼，「我今意欲將他出了軍籍，使回故土，以存其脈。為女贖身成配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」素娥道：「此乃以德報怨，有何不可。」吉扶雲遂一面著人到李全忠軍前將他除名回籍，又一面使人到大同，為翠鳳贖身。不日，同來拜謝。又知李全忠尚無妻室，將翠鳳嫁他為妻。

過不幾年，存仁夫婦相繼而終。素娥又生一子，以續汪百萬之宗。何友鸞亦生三子，也將一子接了何用之傳。吉夢桂、吉興祖亦各致仕，子孫綿綿，富貴不絕。人皆稱節義之報，至今傳美其事。予今譜出，亦可風世之一助云耳。有詩為證：

飄流失散盡團圓，節義從來天保全。